

珍藏版

世界全史

48

世界 中世纪史 世界 古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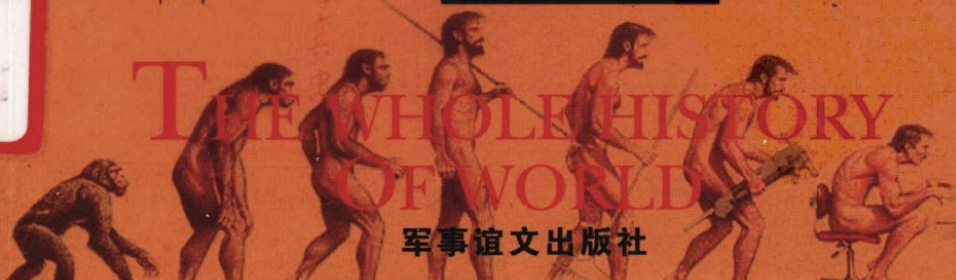
世界 近代史 世界 现代史

世界 当代史 中国通史

中国秘史 中国野史 中国逸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军事谊文出版社



K1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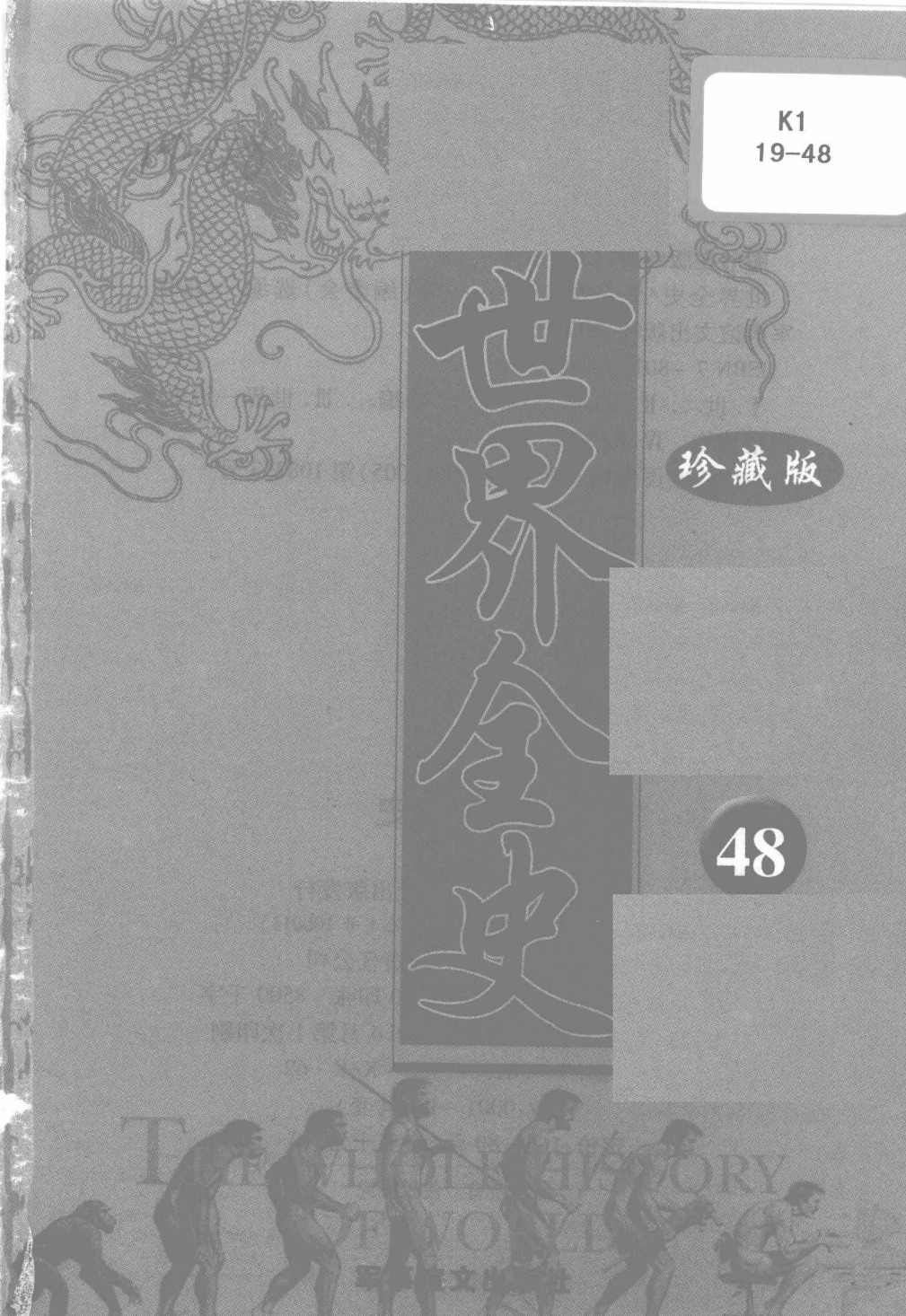
珍藏版

48

世界全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MANKIND
VOLUME 48

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全史/李元秀、武迪……等(编委会)选编.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5. 09

ISBN 7 - 80150 - 500 - X

I. 世... II. ①李... ②武... ③编... III. 世界—历史—
通俗读物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53 号

世界全史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100011)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50 × 1168mm 大 32 开 570 印张 850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50 - 500 - X/K · 62

印数:0001 - 1000(套)

定价:1668.80 元(全五十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可以在了解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鉴别各种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讴歌人类的真、善、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丑、恶,与时俱进,做历史发展潮流的推动者和民族振兴的建设者。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人正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千秋伟业,要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就必须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的现状,而且要了解世界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握住世界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此,我们精心推出《世界全史》一书,以飨读者。《世界全史》全书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野史》两大部分。

《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国家或地区分布为纬,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五大版块。用全面的观点,对史实进行辩证阐述。



《世界野史》与《世界通史》的历史背景紧扣互应,将视角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举凡军国大事、居家琐事,事无巨细,只要其中蕴含着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供后人借鉴,我们都一皆覆载,供广大读者指点评说。

全书体系明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极富可读性,既是一部史学专著,更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图书,读者徜徉其中,轻松自由地获取你希望得到的知识。读史使人明智,相信此书献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是一把把面向世界,开启智慧,进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孝哲后绝食殉君	吴御史尸谏大统	12787
违祖训宫中演淫剧	失母仪市上访名医	12793
传奶妈西宫讳疾	焚遗诏东后晏驾	12800
举丧仪慈禧抗法	争典礼恭王免职	12806
清流党具摺驳朝旨	松筠庵会议保贤良	12812
惇亲王托病居家	高道士募捐修庙	12818
光绪大婚归国政	庆王筹款建名园	12826
慈禧后游览颐和园	李莲英值宿乐寿堂	12833
呈园图奏答买卖街	折荷花竟成名利场	12840
福太太记联玉带桥	二格格读篆铜牛铭	12845
光绪帝大开群臣宴	西太后参拜灵雨祠	12851
颐和园珍妃受责	御书房翁傅论才	12858
绘园图缪素筠得赏	用库款阎敬铭调任	12865
报旧仇移祸珍瑾	擢新进起用康梁	12872
辞旧岁太后调五味	贺新年皇帝救二妃	12879
庆元宵皇亲婚配	祝万寿中日交锋	12885
停庆典愁云惨雾	打败仗辱国丧师	12893
安维峻军台效力	李鸿章全权议和	12897
马关会议割地求和	羊城谋泄弥天革命	12903
荣禄夤缘升直督	德宗点剧讽西后	12909
康主事热心变法	恭亲王忧国病薨	12916
谭嗣同微服赴小站	怀塔布藏摺献西后	12922



请剪发掀起政潮	练新兵议除旧党	12928
袁世凯变计入京	康有为乘机逃沪	12934
光绪帝幽禁瀛台	维新党尽忠菜市	12940
寇总管撞死深宫	珍贵妃再囚永巷	12947
接木移花成孽果	红灯碧血祸萧墙	12956
废光绪册立大阿哥	出晓谕保护义和园	12962
拳民肇祸扰京师	义和捐躯谏太后	12968
义和团围攻使馆	王子宾殉义市曹	12976
殉国难珍妃落井	改民服太后蒙尘	12982
赛金花周旋内外	李传相劳卒病死	12988
炸督署志士捐躯	筹军饷华侨奋臂	12995
深恨绵绵驾归宫掖	强邻耿耿祸延东省	12999
阴气惨惨鬼闹园林	大言煌煌官禁鸦片	13003
实弹击仇杀身成仁	满斛饮恨借酒消愁	13009
光绪帝饮恨宾天	慈禧后戒烟宴驾	13013
两祧皇宗溥仪正位	一雪帝恨袁氏出京	13020
监国摄政前后参照	卖官鬻爵上下通行	13025
汪精卫弹炸摄政王	温声才枪击孚将军	13030
黄花冈七二烈殉难	佛山镇三点会鏖兵	13034
政以贿成贝勒受谤	路归国有川民争权	13040
革命军兴武汉失守	逊位诏下母子退政	13044
阴谋帝制袁徐逼后	污蔑皇室溥伦封官	13052



孝哲后绝食殉君 吴御史尸谏大统

话说东太后进了皇后宫里，见皇后哭得衣襟尽湿，忙劝道：“皇后何必这般的悲伤，自己保重要紧。”皇后忽然扑倒在东太后的面前，啼哭着，说道：“从今以后，恕臣媳不能再侍奉皇太后了，臣媳已决志殉君，此后不能再孝敬了。”说罢，又掩面大哭。东太后听了嘉顺皇后的话，真是心肝俱裂，早已哭得不休。哭了一会，才安慰道：“皇后何必如此，这立志殉君的话，现在还做不到；总而言之，有我在一日，决要保护你一日，你放心吧。”说罢，就将皇后扶起来，又切切实实地劝了一番，皇后才止住了哭。东太后更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闲话，方退出宫去。

第三天清晨，承恩公崇绮派人送进一大盘馒首来。嘉顺皇后取了一个，剥开一看，那馒首是空心的，心中有些讶异，再剥第二个看，也都是空心的，便觉更为怀疑。将馒首收下，在盘底上写了“此是何意”四字，交小太监拿出去，还与崇绮。不多一刻，崇绮又将那盘子派人送回宫来，皇后接过盘子看时，盘底上有一行小字，写的是“圣明无过皇后”六个小字。皇后看了，自己叹道：“哦，我明白了。”说罢又哭起来。这日，皇后便在同治皇帝的梓宫旁，绝了饮食。那些太监宫女们，早已因为皇后失宠，不得西太后的欢心，一个个都有些欺负皇后。皇后便绝了饮食，不吃东西，她们也不去管她。皇后一连饿了五天，慈安太后这一日来瞧皇后，见皇后



四肢无力，睡在同治皇帝的梓宫旁边，连哭也不能哭了。再瞧皇后的脸上，现出黄白憔悴之色，很难看的，觉得有些讶异，忙问皇后时，皇后一言不发，连爬起来行礼都没有力气，刚要爬着，又倒了下去。慈安太后更以为奇，再追问皇后，皇后仍是不说。后来被慈安太后逼紧了，皇后才断断续续地说道：“臣媳是立志殉君的了。”东太后更觉有异，就叫太监宫女们来问，太监宫女们，只得说实话，说皇后断了饮食，到今天已五日了。

东太后大惊，忙劝皇后不可如此，皇后只是眼中流泪，连哭声都哭不出。慈安太后一瞧不是事，赶紧出宫去见慈禧太后，把皇后绝食殉君的话，对慈禧太后说了一遍，请慈禧太后去劝皇后。慈禧说道：“人各有志，是勉强不来的，只怕劝也无用。”慈安太后一定要催着慈禧太后去劝，慈禧只好同着慈安到皇后宫中。皇后见二位太后都来了，想爬起来，叩头行礼，只恨两只腿同棉花一般的软，休想能爬得起来。慈安太后见皇后那种可怜的样子，忙拦住皇后，叫她不要起来了，慈安太后显出和悦的颜色，劝皇后节哀，照常进膳。怎奈那嘉顺皇后已下了决心，口中连话也说不出。慈禧太后见皇后已到临危，不能再动，便退出宫去。

慈安太后一人留在宫中，对着皇后垂泪。后来众官眷和各府福晋命妇一齐都得了消息，赶到宫中，纷纷地泣劝。这时皇后已经不能说话，慈安太后见皇后这个样子，无法挽救，眼看就要断气的了。忙哭着命人用吉祥床抬回皇后寝殿，可怜那位节烈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就于二月二十日，驾崩在寝宫之中。临崩之时，宫中闻着一阵香风，飘飘荡荡地吹上天去。那嘉顺皇后的仙魂，



大概随着这一阵香风，返瑶台去了。

慈禧太后得了皇后驾崩一消息，不但不到皇后宫中料理皇后的丧事，反说“死得好，早就该死”的话。宫女太监们，更把皇后丧事看得极轻。倒是慈安太后抚尸痛哭一场，口口声声总赞叹皇后的节烈，又吩咐从优殓殓，命军机处拟了一道上谕，将皇后逝世的情形，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谁知军机处因有人授意，反说皇后是因病而死，却不将皇后绝粒殉君的话，晓喻中外，可叹那嘉顺皇后节烈的美名，竟有许多人不曾明白，真是一件恨事了。

皇后既死之后，照例加谥，称为孝哲毅皇后，金棺暂安于观德殿。

因为皇后殉君，就引出一个尸谏的忠臣，力争大统。这一位忠臣，姓吴名可读，字柳堂，官居都察院监察御史，吴御史在同治皇帝尚未宾天之时，曾上一次奏摺，请宣示天下。如立载湉为皇帝后，生有皇子，应即承继穆宗毅皇帝（即同治皇帝）为嗣，将来继承大统。

慈禧太后，见了吴御史这封奏摺，气得七窍冒烟，说吴可读有心挑拨皇室，非将他斩首不可。幸而慈安太后是一个明白的人，竭力劝住。慈禧太后无法，只得将吴可读发交刑部审问。那吴可读先生到了刑部，侃侃而谈，力争大统，忠义之气，上薄云霄。王公大臣会议之后，议将吴可读降调。又过了几年，穆宗毅皇帝与孝哲毅皇后的金棺，皆永远奉安山陵的时候，那吴可读先生这时，已因查办废员案内，蒙慈安太后圈出，奉旨以主事特用。选授吏部主事，因此吴先生便再四面求吏部堂官，大学士宝金，派为随同行礼司员，吴先生追随同治



皇帝与皇后的金棺。到了东陵，就在马申桥，住在三义庙内，夜间写好一本遗摺，托三义庙的老道士，递到军机营盘。吴先生便在三义庙中，悬梁自尽。是仿古来忠臣尸谏之义，那一本奏摺上写道：

“罪臣吴可读，跪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藉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如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死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传讯而触忌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而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拆，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悼亲王子子，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人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泣跪诵，又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继承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藉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悼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

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议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自己，倘王



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恕臣之妾，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天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宾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若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从谕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不策，惟叩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自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于不误者此也。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素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泊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有念及于此者，今逢大行皇帝永远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以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念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



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瞽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摺一二，缮又不能庄正。

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日惧，早既惧何不归，早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会参之贤，即死亦未必尽善。惟切我两宫皇太后我皇怜其哀鸣，勿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减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吏魮之尸谏，只尽愚忠。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冒死具摺，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达，谨奏。”

吴可读先生尸谏之后，这一封遗摺，由吏部堂官代呈两宫皇太后御览，于是大学士宝均，及张之洞那一班清议派的臣子，都有摺子奏上。慈禧太后见朝臣争议大统，便又下了一道上谕，略谓“奉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卢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



彝训昭然，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御旨，未将继续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继承大统者，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意。示天下以无私，皇帝自必能善体此意也”。这一道上谕，在慈禧太后的意思，原是不肯认错，反说吴可读不明祖宗的家法。不过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将来光绪皇帝生了皇子，就继承穆宗为嗣，自然人心也渐定。一班清议派的大小臣子，也都无话再说了。吴可读先生这一死之后，那张之洞等便将吴先生的遗像，供在马伸桥，设了一个吴柳堂先生祠，又在北京南横街，设一个吴公祠，从此吴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享受蒸尝之祭，正是：

皇恩未报千秋恨 臣节无愧百世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违祖训宫中演淫剧 失母仪市上访名医

话说慈禧太后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慈安太后，虽然也同着垂帘听政，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也不过点头画诺，并没有实权了。

慈禧太后因此更为骄横，只因慈安太后尚在，为礼法所拘，事事不能完全如意，随心所欲，仍未免有些掣肘之处。光阴荏苒，不觉又是光绪六年。慈禧太后这时也有五十多岁了，按说，她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境遇，每天宵旰多劳，一日万机的劳着，当然要变成鹤发鸡皮



的老妇，不似从前的颜色了。岂知她真天地间第一奇人，不但面目不老，还是丰颜盛鬓，同二十来岁的少妇一样。而且她又最爱修饰，衣服格外穿得华丽，尤其最爱洁净，凡是宫眷以外及外边进宫请安的那些福晋格格，命妇小姐们，如有衣服穿得不时式，脂粉擦的不鲜艳的，慈禧太后必命其退出，不准进前。那些大臣们，要讨慈禧的好，都孝敬许多宝物，有献珠宝的，有献古董的，慈禧都一齐收下，这时李莲英已得了慈禧的信用，升为总管。

李莲英知道慈禧是爱听戏的，便奏明慈禧太后，把京城里的有名戏子俱传进宫来，排演戏剧。慈禧太后也知道宫中无故唱戏，不是祖宗的家法，怕给慈安太后知道了要说闲话，便不准奏。李莲英把肩膀一耸，对慈禧说道：“老佛爷，怕她什么？老佛爷便是老祖宗，祖宗的家法，别人改不动的，只有老佛爷可以改得的。俺们大清国的天下，全仗着老佛爷一人撑持，难道唱一两回戏，也不成吗？”慈禧听了李莲英的话，很以为是，笑着说道：“小猴崽子，好一张利嘴，你既这样说，咱们便去唤几个戏子来唱唱，也不要紧，你去传他们进来吧。”李莲英奉了慈禧的面谕，便去传唤戏子，大锣大鼓地唱起戏来。慈禧太后率性派太监去请慈安太后和诸位王爷同来听戏，诸位王爷自然不敢不来，只有慈安太后叹了一口气，说身子不爽快，便回绝了。那诸位王爷陪着慈禧太后听戏，台上开演水漫金山寺，李莲英把宫内安设的水管开放水花飞溅，射得一班王公大臣蟒袍布褂，像水淋鸡一样。

慈禧太后见了这般样子，喜得心花怒放。惇亲王见此情形，甚为忿恨，至演到翠屏山海和尚私通潘巧云的



时候，惇亲王忽高擎两肩，大声叫好，诸位王爷，都吓了一跳。慈禧太后虽不好说什么话，但也向惇亲王脸上去看。那惇亲王好似不觉得一般，依旧放开嗓子，叫他的好。恭亲王忍不住了，忙上前去向惇亲王道：“这是什么地方，王爷也能叫好吗？”惇亲王听了，大声答道：“这里不是唱戏的地方吗？我当坐在前门外戏园听戏呢。”恭亲王说道：“这是内廷，王爷不能叫好的。”惇亲王答道：“若非王爷说起，我倒认错了，但是我朝的家法，宫中不许唱戏，况且像翠屏山这种戏，更不是在宫内唱的了。所以我一时忘了形，疑惑我不是在内廷，是在戏园里，所以我才叫好啦。”说着忙走到慈禧太后面前，叩头谢罪，慈禧太后心中暗恨惇亲王，但因惇亲王讽奏的不错，也无可奈何。只得传谕以后不准演翠屏山。

慈禧太后从此更每天传戏子进宫唱戏。有一天，有一个丑角，名唤赶三儿的。演唱思志诚一戏，赶三儿扮的是窑子里的鸨母，有嫖客来了，她便提高喊着道：“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这种喊法，是北京二等窑子里的规矩，赶三儿是成心拿三位王爷取笑的，因为戴亲王排五，恭亲王排六，惇亲王排七。所以赶三儿有心闹趣，不想怒恼了惇亲王，便大喝一声：“这奴才这般放肆，那还了得。”叫侍卫将他抓下，侍卫们上台，把赶三儿捉下来，惇亲王便命重责四十大棍，责打已毕，将赶三儿轰出宫外。慈禧太后心中暗恨，口中也不便说什么，从此惇亲王便再也不入宫听戏了。

这一年春天，两宫同赴东陵，祭咸丰皇帝。慈禧的拜垫要和慈安并摆着，慈安不肯，命人将慈禧的拜垫移下些，这是慈安太后有意要和她争点高下。不料慈禧不



答应。慈安便说：“今日祭先帝，在先帝面前，我只知有一个太后，却不知有两个太后。”慈禧也说：“我与东太后并坐垂帘，都是一般的母仪天下。今日祭先帝，反叫我做起嫔妃来，实在不合情面。如东太后定要争这个过节，我就情愿一死。到先帝面前，请先帝评这理去。”慈禧说着，便大哭起来。慈安太后见慈禧这样，早没有主意，后来各位王公大臣们，出来调停，乃是两宫并肩儿跪拜行礼。但是慈禧太后心中，对于慈安太后便十分不满意。而且第二年慈禧太后便不去祭拜，只派近支王公到东陵恭代行礼了。

不多几时，慈禧太后，忽然得了一病，总是每日在寝宫中歇着，不肯上朝，宫内只有李莲英一人，殷勤服侍。那一天晚间，李莲英叫小太监们退下，慈禧太后一人卧在御榻之上，李莲英见太后已睡着了，便取过一条锦被，轻轻给太后盖好，自己退出房外，又命小太监到外间去。不到两个钟头，忽听得西太后在房中叫道：“主子，主子，臣妾好…啊。”李莲英忙进房看时，原来慈禧在那里做梦。一会儿慈禧醒来，满面飞红，已将锦被掀在一旁。李莲英忙倒了一杯茶送上去，慈禧喝了，李莲英问道：“老佛爷睡了这半天，可好吗？”慈禧说道：“你们去吧，不用你们这些没用东西。”

李莲英忙退下不敢回屋子里去，就睡在殿上打盹。慈禧太后不多一会，又睡着了。李莲英时时走到帘外去侧耳细听，直听了四个钟头，不见有什么动静。忽然宫女慢慢走出来，说太后传李总管进去，李莲英忙钻进堂帘，轻轻走到床前，慈禧太后凤眼微睁，对李莲英说道：“我现在身上发烧，你去奏明东佛爷，就说我有点子病，